

· 当代作家自选丛书 ·



王愿坚小说选

四川人民出版社

IZUOJIAZIXUANCONGSHU

DA

当代作家自选丛书

王愿坚小说选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成都

责任编辑：徐 靖
封面设计：戴 卫
插 图：王为政

王愿坚小说选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1.75 插页9 字数250千
1984年8月第一版 1984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4,700册

书号：10118·872

定价：1.40元



作家近照

作家手迹

出版说明

书中所选的二十六个短篇，多数是在群众中较有影响的优秀作品，如《党费》、《七根火柴》、《普通劳动者》、《妈妈》、《路标》、《足迹》等。这些作品大部分是描写红军长征中的艰辛历程和苏区人民在残酷白色恐怖下英勇斗争的故事。作家用他昂扬奋发的笔触，通过曲折动人的情节，塑造了一系列革命先烈和革命老战士的光辉形象；赞颂了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真挚情谊。是对青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作品凝炼、厚实，构思精巧，有着作家自己的独特风格。

目 录

写出感受的和相信的（代序）	1
党费	16
粮食的故事	28
三张纸条	47
小游击队员	75
赶队	94
妈妈	111
亲人	125
村野的火星	140
七根火柴	162
三人行	166
支队政委	172
普通劳动者	196
休息	209
早晨	219
征途上	231
理财	254
夜	276
肩膀	282

足迹	290
草	296
食粮	302
标准	312
启示	318
路标	328
歌	338
“同志……”	346
附录：在革命前辈精神光辉的照耀下 ——谈几个短篇小说的写作经过	353
作家小传	368

写出感受的和相信的（代序）

我学习写作，实际上就是学着干这么一件事：一方面，向革命前辈听故事，并加进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感受去理解故事；一方面，向前辈和同时代文艺家学习写作技巧，记故事、写故事。在写过一些故事之后，我逐渐明白了：我记下的那些斗争着的人，那些人那种环境里表现的思想、性格、感情和行为，那些人用生命和鲜血创造的故事，也叫做短篇小说。



既然要写短篇小说，一开头就得碰到这么个问题：短篇小说在哪里？

猛一看，短篇小说是产生在作者的笔下，发表在报刊上，汇集在短篇小说选集里。我们打开一本短篇小说集，在那里看到引人入胜的故事，光彩照人的形象，看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很自然地就佩服作者：这人有本事，“吃苇子拉席——肚

子里编的好”。可是，仔细一想，就算肚子里会编，也得有苇子吃；而苇子，是泥土里长的。

原来，短篇小说和其他形式的文学艺术作品一样，它在生活里；它是从生活里来的，它是社会生活在作者头脑里的反映。

生活，是文学艺术，也是短篇小说创作的唯一源泉。这本来已经是常识了。可是由于“四人帮”制造的混乱，常识又成了问题。“四人帮”鼓吹什么“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那一套，就是为了要切断文艺与生活的联系，毁灭革命文艺，制造阴谋文艺。路线，是抽象的概念；从概念里怎么能长出千姿百态的生活和活生生的形象？怎么能长出短篇小说来？

只有土壤里才能长出庄稼。只有长期地深入到工农兵斗争生活之中，观察、体验、研究斗争着的人和事，用那些自己接触到的和深切感受到的生活形象把作者心灵的挎包装得满满的，真正做好了了解人熟悉人的这个“第一位的工作”，才能找得到、写得出短篇小说。

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当代一些短篇小说作家和作品，就可以发现：虽然他们写作的题材很不相同，艺术风格上也各有特色，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是被生活积累和感受“逼”着进行创作的。他们有的经历了革命战争，有的参加了其他变革现实的斗争实践，熟悉了某一方面的斗争生活，体验了和感受了一些动人的人和事、思想与感情。这种体验和感受积累得多了，生活的行囊充实了，那些难忘的人和事就站在了作者的面前，就来敲作者心灵上的门了；于是他就睡不着觉了，于是就拿起笔来，把这些看到的、感受过的和自己相信的思

想、感情和形象，经过精心的艺术构思，写到稿纸上，成了短篇小说。

在这里，作者亲身的感受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那种用自己的心尖子去感触过的事物，那种激起并且倾注了自己感情的生活形象，是创作中的宝贝。有的同志对生活有着特别锐敏的感受力。象写过有关孩子与革命的优秀作品的刘真同志，就有这样的本事。同样的一段在革命部队里成长的斗争生活，别人跳着蹦着地走过去了，她却留下了深切的感受，而且感受得细致、强烈而又独特。她能够保持最初接触生活时的那种感受。这大概是从生活中得到短篇小说的一种特殊的长处、特殊的禀赋。

在这里，和自己的描写对象始终保持着联系，又是非常重要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作者，他的第一篇作品也就是他的最好的一篇作品，起点成了顶点。因为，第一篇作品是他生活体验和感受积累的强烈喷吐，以后就难乎为继了。最近，一位老作家说：永远不要中断和你描写对象的联系，要永远生活在你所描写的对象之中。这一告诫是语重心长的。

我曾经学着写过一些短篇小说。它们的成败得失，差不多都和生活体验问题联系着。规律是：凡是我有着直接的生活感受的，写出来就多少有点意思；哪怕是个听来的故事，只要不是吃“现成饭”、就故事说故事，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喷火口”，依托它把自己的生活经验流进去，就可以写得深刻些、动人些。反之，没有生活感受，就是再完整、再动人的故事，我也写不好。记得一九五九年评论家侯金镜同志在为我的短篇小说集《普通劳动者》所写的《序》里，就为我指出直接生活感受的重要，批评我的有些作品“因为本钱——真情实感不

够，所以显得才华——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也减退了。”这个意见非常中肯，使我永志不忘。我们的文学前辈就是这样帮助一个青年作者成长前进的。

由于“四人帮”推行封建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我写短篇小说中断了十年，至今还处在“恢复期”。一九七六年底至七七年上半年写的十篇小说，就是“恢复期”的习作。这些作品，是用短篇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来塑造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的一个尝试。这是一项严肃的、也是困难的创作实践。我坚持一条：必须是曾有的实事——写的是实有的革命家，就有“史”的成分；小说可以生发开去，可以渲染、描写，但所取材的主要事件，必须是革命家生活经历的史实中曾经发生过的。而且应当核对确实、理解正确。同时，又坚持另一条：应当是会有实情——写的是小说，是在文学作品中塑造革命家的形象，也就有“诗”的成分。所取的史实是创作的题材，可以也应该从“史”里找出“诗”来。革命家是创作描写的对象，是作品里的一个人物；不仅次要人物可以虚构和想象，就是革命家的形象也可以和应该在不违背基本性格特征的情况下，进行塑造和描写。

在以老一辈革命家形象为描写对象的短篇小说创作的过程中，作者的生活体验和感受依然象其他作品的写作一样，起着重要作用。

《足迹》写的是周恩来副主席翻越雪山的一个生活片断。周副主席带病过雪山，并且顶风冒雪关心翻越山巅的组织工作，这是曾有的、闪耀着历史光辉的实事。但是，选择这一史实作题材，在我来说，还有许多具体因素。首先是这个故事深

深感动了我，我仿佛看到了这一特定的艰难环境中周副主席的光辉形象；其次，对当年红军过雪山，我曾作过许多采访；一九七二年也曾到雪山实地看过。还有，我对所描写的生活、形象，虽不是全部，而在某一点上却有过直接的、又是深切的感受。一九六〇年，我陪同一个外国代表团受到周总理接见。在整个接见过程中，周总理的丰采都是动人的；尤其使我难忘的是这样一幅情景：接见完毕，总理和客人道别，离开我们的桌子，走了几步，却又转回来，俯到那位年青的翻译同志耳边，小声地对她说了一句法语，然后说道：“这句话，不是那个意思。”他亲切地为她讲解了几句，才慢慢走开。我们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就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着青年的成长。现在，当我描绘当年周副主席在千年积雪的雪山上关怀红军战士的形象时，上述这个使我激动、使我深思的直接感受，便以更大的幅度浮现出来。我几乎是照直把它搬到了雪山这个历史的关口上。我写周副主席向指导员曾昭良布置过任务之后，搀起小司号员向前走去。“走了几步，他又回过头来，关切地嘱咐道：

‘同志，记住，千万不能停下啊！’”因为是我看到的、感受的，也是我所相信的；我相信这个美好的细节的描写，能够再现这位伟大的人的形象。至于“要是不困难，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呢？”这句话，则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在一次报告会上直接听到周总理讲过的，把它搬到作品里就可以了

二

我们强调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强调生活感受对于短篇

小说写作的重要意义，并不是说生活经验就是创作了。没有花就不会有蜜，但是花并不是蜜。

因为学习写短篇小说，就常常琢磨这么个问题：短篇小说到底是什么？是故事？是个性鲜明的人物？是“生活的横断面”？……

有人说过：创作，就是思想照亮了生活的行囊。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它接触到了对生活的深入开掘和反复提炼的问题。创作，特别是短篇小说创作，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你看到了许许多多生活形象，有了不少独特的体验和感受，它们有时静静地堆在你生活的仓库里，有时象开了锅的稀粥一样在心中翻滚，逼你思索，使你激动。然而，你还没有想去写它，或者感觉到要写而又苦于没法写。这时，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比方说，突然对其中的某一人和事想透了，获得了新的认识和理解；或者在思索里、在闲谈中、在听报告时，得到了一点思想的启示；或者生活中遇到了某一事物的触发，使你变得心明了、眼亮了，一下子看到了生活中蕴蓄着的内涵，看出了生活背后那深一层的道理，体认出了生活的哲理和生活 中的诗。这时候，这种思想发现，就象一束亮光，照亮了你生活的积累；就象一阵清风，吹进了你那郁郁待燃的柴禾垛，使它“噗”地一声窜起了火苗。这种时刻出现的，如果作者一把抓住了它，调动起自己的生活 and 思想积累，深入地思考，酝酿，就会发现，与这相关联的思想、人物、生活情景，以至生活细节都会奔向前来，象果肉围绕着果核，有机地聚集起来，思想更单纯集中，人物更加鲜明，情感也愈炽烈。于是，作者获得了自己追求的东西，得到了自己所相信的、含血带肉的思想，得

到了真的、深的又是新的发现。

让先进思想照亮富有的生活行囊，或者说，对观察、体验的生活进行分析、研究所获得的认识。都是思索生活的结果，它有时是作者对一件事深入开掘、思考、体验出来，从平常中看出了不平常；有时是从大量生活现象概括出来，从矿砂中冶炼出来的纯金。但都是对生活在熟的基础上的懂，大量占有基础上的提炼。它是作者从生活中得来，是和形象联结在一起，富有血肉和生命的。当然，这种对生活的认识，并不是在深入生活之后才去进行，而是在体验和感受的同时，就思索、研究了。

“长期积累，偶尔得之”。能够得到它，是艰苦思考的结果。这种对生活的认识的深度，是要靠作者的思想高度去实现的。

“妙句拈来着眼高”。只有作者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借助于这个观察社会生活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培养自己的观察力，才能有一双“着眼高”的眼睛，去发现生活中蕴藏着的珍宝。

努力开掘和提炼生活，对于短篇小说的创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进行文学创作，不是消极地反映生活，而是对生活的解释；不是生活的模拟，而是创造；不是单纯地记录，而是发现。作品应当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集中。只有在观察、理解生活上获得了新的深度，作品才有可能真实、新颖、深刻。

去年，我写短篇小说《标准》，又一次体会到对题材进行提炼的重要。本来，关于《标准》这篇小说所揭示的生活内涵，我是曾经思索过的。早在一九五八年，我写作《七根火柴》等描写草地生活的短篇时，就想过这个问题。当年红军战

士爬雪山、过草地，胸中一颗心、肩上一支枪、口里一支歌，战胜了人间罕见的艰苦。他们对物质生活的态度、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对同志、对党的崭新的关系，一切都为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阶级确立了一种标准：做人的标准，工作的标准，对待困难的标准。那时，在革命前辈身边生活，也常常听到他们说：“大不了再来一次长征！”“要拿出爬雪山过草地的那种精神来工作，什么困难不能克服？”雪山和草地，已经成了人们衡量思想、工作和生活的一个尺度了。一九七二年，我到了草地，站在草海泥潭，遥想红军当年，这种内涵的诗情，这种对生活的认识曾使我激动不已。

但是，在我写《标准》的时候，却没有马上把这种对生活的认识和我要描绘的形象结合起来。我听到过好些个关于朱德总司令为草地断粮的部队吃饭问题操心的故事。这些故事个个都是美好的，动人的。我为故事本身所吸引，从中挑选了一个，就匆匆忙忙写起来。小说写出来了，题名叫做《草地上》。倒也不是完全没点意思，只是平，浅，不深刻。我自己不满意，《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看了也不满意，说：“改改吧！”改改，说说容易，没有新意怎么改得好？苦恼了一天，没有结果。吃晚饭的时候和家人闲谈，有人说起“文化大革命”初期有的地方把窝窝头改名叫“大众糕”。这使我的情绪激动了：难道只有人民大众才配吃这种糕？话题扯到了伙食标准，谈到了艰苦的年月，突然间，“草地的标准”几个字跳了出来。

这几个字，唤起了我过去对草地生活的理解和认识，也照亮了我桌上那一份草稿。原来那还不是一篇短篇小说，也根本

不应该是什​​么《草地上》，而应该是《标准》。于是我重新进行了改写。故事情节没有怎么改动，只是把朱总司令写成了创造和体现“草地标准”的形象。在他旁边，又用几笔勾画了一个“把困难砸碎了”拣一块扛起来的战士；他和自己的统帅心灵相通，一道创造和坚持了革命者特有的“标准”。

创作，即使写的是一位统帅，当作者把他作为描写对象的时候，也得通过自己思想情感去开掘，认识。只有理解了这个生活片断的内在意义，获得了深一层的认识，才能使作品多少有一点生命。

三

说到题材的开掘和提炼，实际上已经接触到艺术构思的一个重要环节：艺术概括和典型化的问题了。

怎样写短篇小说？我看，问题不在铺开稿纸写作的本身，难度最大、花功夫最多的，还是提炼生活和进行艺术构思。

我们的文艺作品，应当追求革命的思想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力求既有高度的思想性又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既正确深刻，又生动感人。艺术构思就是寻求和争取实现这种结合，把作者在生活中感受的、相信的、深邃的思想和真实、独特的形象统一起来。

艺术构思的任务是多方面的。要安排情节、表现人物、选择场面等等。但是，在经过开掘提炼、把捉住题材的思想内涵之后，最中心的还是处理好性格和环境的关系，也就是说，要为人物找到和安排好最能表现其思想性格的环境，写出典型环